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4~46

2014年10月7日

《禪海蠡測》和《禪海蠡測語譯》的故事

劉雨虹¹



¹ 根據劉雨虹老人家的博文《說老師、說老人、說老話》93、101、102、104、106合成，文章大標題為編者所加，分段小標題是原文（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articlelist_3002617824_0_1.html）。

編者按：南懷瑾老人家生前多次說過：“我的著作一大堆，我真正寫的一本書是《禪海蠡測》，你們看過沒有？尤其是你（僧甲）看懂了嗎？我想你們一個都看不懂。所以你們要真正瞭解南懷瑾，連一本《禪海蠡測》都沒有看懂，還談什麼呢！所有的書都不算數，就是這本。”² 就是這本，半文言＋機鋒轉語＝真的不容易看懂。為此，劉雨虹寫《禪海蠡測語譯》。翻譯被老師否決，從新再寫過。一年後“南老師也已審閱訂正完畢”。³ 37年後終於出版，又發現多字、少字、錯字。劉雨虹老人家94歲筆耕不輟，整理、編輯、修訂、出版“南懷瑾講述”一件事幹了45年一分錢工資未拿，⁴ 對南懷瑾和自己文字的認真態度，在這個物慾橫流急功近利投機取巧心浮氣燥的社會風氣中，……

《禪海蠡測》的故事

南老師親自撰寫的《禪海蠡測》（1955年），很少有人看過吧！那本書不能算是白話，所以多數人看不懂，自然流通就不太普遍了。

其實，這本書也不能算是古文，只不過言辭有些古典而已，

² 南懷瑾：《答問青壯年參禪者》12頁。值得一提，南懷瑾當時36歲。頗具學術意義的是“《禪海蠡測》的出版，開始時沒有多大影響，但這時卻有一個獨具慧眼的人張君勳，據說他看了這本書後說：‘我們這一代，總算對歷史文化沒有繳白卷。’”（劉雨虹：《禪門內外》138頁）傳奇人物張君勳堪稱當代新儒家的揭櫫人物，晚年力作《新儒家思想史》“成為西方研究理學之最重量級的經典。”（張君勳：《新儒家思想史·編者跋》597頁）

³ 劉雨虹：《東拉西扯·〈禪海蠡測〉的故事》354頁。

⁴ “多年來，我遵守的，只是文字方面老師的交代和囑託；與老師的任何組織、財務、人事，都沒有關係，因為我能力有限，又不喜歡麻煩的原故。甚至老師辦的‘東西精華協會’，我也沒有參加，所以我從未受薪，我只是支持老師從事的文化努力，所以我對老師只是一個義工，一個永遠的義工。”（筆者黑體加重；劉雨虹：《東拉西扯·與老師的文字因緣》124頁）

卻因此不能廣為流傳，實在是一件憾事。由於大家古文程度的退步，所以許多來向南老師求教的人，大半未曾看過《禪海蠡測》這本書。

好幾年前的一天，有一位呂老闆（松濤），前來見南師，並自稱看過《禪海蠡測》。老師聽後當即雙手擦眼，呂君不解師意，卻問道：“老師眼睛不舒服嗎？”老師回答說：“我是刮目相看”。意思是說，你能看《禪海蠡測》，我對你當然刮目相看啊！當時在座的人都笑了起來。呂老闆是哲學系畢業的，程度當然不一般。

為什麼現在又提這本書呢？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，白話翻譯的《禪海蠡測》，最近就要由“東方”出版了，書名就叫《禪海蠡測語譯》，而翻譯的人正是在下我。

請大家不要誤會，以為我在吹牛自捧，其實，我只是趁此機緣，說明一下奇特的經過罷了。這本書是1976年就完成的，1977年南老師也已審閱訂正完畢，但卻拖到38年後才出版，而且是先印簡體字版，真夠奇怪的。

說起來要從1975年開始，那年秋天，從美國來臺灣的一位天文學博士，向南師求教。此君學禪有年，但《禪海蠡測》一書，他只看懂了一半。

說看不懂這本書的人很多，但看不懂又奈何！而且，所看懂的一半，也只是認識文字而已，不是內容。

於是南師就有了想法，他說，頂好翻譯成白話！

當時的我，好像吃了熊心豹子膽，居然答應做這件工作，真是不可思議，因為我並不是學古文出身的，只是稍有涉獵而已。

豈知工作開始後，才知道太不容易，因為這不但是一本份量極重的文化典籍，還是一本參禪用功的指導，所以其中遣辭用字

就極需斟酌了。後來更在工作進行三分之一時，南師認為不夠白話，只好再重新開始，捨棄一句一句翻譯，而改用意譯，與原句不必相對應。

反正折騰來折騰去，最後總算完成了這本書的翻譯工作。而最有趣的是，老師在 1977 年閉關之中審閱書稿時，忽然心有所感，就在《關中記妄》中，寫了一段自我讚美的話，太有意思了，現抄錄如下：

正月初六（1977 年 2 月 23 日）……近日因審閱劉雨虹譯《禪海蠡測》文稿，趁此拿起此書，自我閱讀一遍，準備清理修訂一遍。此書自民國 44 年秋初版以後，22 年中，自己從未再看一次。平生寫作任何文字，作成以後，即怕再看一遍，覺得醜陋不堪。等於自己聽自己錄音，自己看自己照片，愈看愈醜。只有此次被迫需要校對，方仔細重讀一次，竟然暗暗嘆息，幾欲為之拍案叫好。自忖如他生來世再來，讀到此書，不知如何低首歸心，敬重供養而禮拜之。

這本書當時雖然已經南師審訂完畢，但老古出版社剛成立，只有古國治和李淑君二人支撐，他二人還要負責給老師護關，又要照顧東西精華協會的事務。而其他幫忙的同學，只能業餘前來，所以出版的事就擱下了。

後來老師出關，又忙著講課，1979 年又忙著籌辦十方書院……一直忙到 1985 年又去了美國，大家早把這本書稿忘得一乾二淨；直到 2012 年老師辭世後，在臺灣的追思紀念會上，陳世志學友提及此事，才又將書稿找出來。

但在印製的過程中，又有藏密人物的翻譯問題，政體變革問題，都需要核實，因為古今說法不同，繁簡用字也不同，一波三折，這本書命運實在多舛，不過，雖花費了一年時間，現在終於完成了。

感謝東方出版社編輯方面的認真和辛勞，以及許多同學朋友們的參與校核資料，大約在4月中旬，可以與讀者見面了。謝天謝地！

果報來了

最近半個多月以來，每天都工作六七小時，忙於校正兩本《禪海蠡測》。一本是老師原著，大家看不懂的古文那一本，另一本是拙譯白話文版。

說到為什麼忙這兩本書，不但我自己忙，一同做這件事的另外幾個人，比我的工作時間更長，如彭敬、牟煉、宏忍師等，真是人仰馬翻，因為同時還要校閱東方將出版的老師的書。

我這不是訴苦或表揚，我這是向大眾發露為什麼會如此神魂顛倒的忙。那一天，我在似夢似醒之中，忽然靈光獨耀，大澈大悟了。

但我悟的可不是什麼禪宗之類的悟，我悟的是我的果報來了，是40年前偷老師一本書的果報，那本書就是《禪海蠡測》。今日為這本書忙碌，為老師的書忙碌，都是偷老師書的果報。

老師不是說過嗎？人老了，喜歡想過去的事。自從老師仙去，我常常回想往事，回想從前與老師相關的事，想到許多老師不經意說過的話，想到老師許多的作法，對人，對事……現在點點滴滴連起來，似乎都有了結論，正是古詩所說：“當時只是尋常事，過後思量倍有情”。

先說一說我偷老師這本書的事吧。1970年春，我和行廉姐一同去拜訪老師，那時老師辦公室在青田街巷內一所平房，也就是當年7月開辦禪學班的地方。那個時代，也不流行事先約定，就直接去了。

我倆走進老師那間小辦公室，發現老師不在，但卻赫然看見書桌上的三本書，不是整齊放著的，好像隨便丟到桌上的，仔細看去，原來是《禪海蠡測》！

我二人喜出望外，因為那時老師的著作很難買到，現在竟然“得來全不費工夫”，於是毫不猶豫的，各自拿了一本就走了。此時大概有一兩個人在後面辦公室（可能有李淑君），並不知道我們拿走書的事。

當時心中總以為“偷書不為賊”，頂多是個雅賊，最不該的是，之後我們也沒有對老師說明，還以為老師不知道呢！真笨！

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時一定是有人替老師找來了三本書，丟到桌上，老師回來看見只有一本，就知道兩本被雅賊拿去了，再問誰去過他的辦公室，當然就知道是我和行廉姐把書拿走的。

但老師也不問我們，直到五年後，那個美國來的方博士說看不懂《禪海蠡測》時，老師就看我一眼。現在回想，當時老師心中一定想，你這個劉某某！偷拿我這本書，你不是已經看了五年了嗎？應該會背了吧……所以老師立刻看著我說：“頂好翻譯成白話”，果報！果報！當時我就莫名其妙的自告奮勇了。

這是40年前的往事，現在才明白，但卻無法向老師當面悔過了。

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好果報，也想偷老師的書，如果那樣想，可是大有問題的。至少我之偷，不是預謀，而且是為讀書求知，為對老師的仰慕；如果為了有價值，當作財物而佔有而偷，那個果報一定是大大不同的吧！

再說校對這兩本書的困擾，讀者能先行了解一些也好，因為60年前寫書的時候，參考資料少，而老師所寫的，並非全憑資料，大部分是老師“智慧如泉湧”寫出來的。那是證悟後的言語文字，不是書生之談，更不是學者之論。

但是，筆誤或排版有誤，都是在所難免的，資料不實更屬平常。所以 1973 年，老師又重加修訂再版，其中有增有刪，這個版本（老古的）一直流行至今。但是其中錯誤仍然不少，比如：把老師的話誤列入《指月錄》靈雲禪師所說之類的，而其中最嚴重的不同是〈禪宗與禪定〉篇中有一句：“即一切相，離一切法”，但在佛典中則是“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”。諸如此類的不同，另外還有幾處。

更麻煩的是，1977 年老師在審閱語譯文稿時，又有對原文的修定和加添，像此類的差異，最近在修訂時，都必須參酌經典，或增加或修改，或並陳，其中的思考和斟酌，費盡腦汁。只因老師不在，吾等無才無德，不敢任作判斷修改。

更更加困擾的是，簡繁體的問題，引用資料版本不同的問題，古今文字的問題，古今言辭表達的問題，環境變化的影響等等，真是一言難盡。除了盡力而為，別無他法，難怪東方出版社收到《禪海蠡測語譯》稿子已經一年多了，本說 4 月份可出版，到了現在已 7 月中了，仍在說“快印好了”。

西方古人說：“凡走過，必有痕跡”，所以不能忽略痕跡，一切所言、所寫、所行，都是痕跡，都是顯現真相的證據，不能忽略。

再說一句廢話，由於種種痕跡顯示，感覺老師的佛法似乎已有傳人，猜想三年五載後，可能冒了出來。馬祖門下 84 位大善知識，但傳人是傳人。不過，這只是我的胡言亂語罷了。

遲來的醒悟

“50 而知 49 之非”這句話，是聖人說的，因為他是聖人，所

以 50 歲就知道 49 以前有錯誤之處了。可嘆的是，我到了 94 歲還不知道自己的錯誤，現在總算驚醒了一點，差一點弄得至死不悟。

這事起源於對《禪海蠡測》和此書“語譯”稿的校對，一時忙得顛三倒四，因為要把老師各書的說法和用辭，加以統一，以減少矛盾，避免造成讀者們的誤解與困擾。但現在卻忽然發現，這個作法像是向學院派靠攏，違反了老師的作風。

學院派引經據典當然是對的，但是遇到了禪宗就麻煩了。禪宗當然是根據經典的意義，但說法是因人、因地、因時而異的。一個澈悟的禪宗大師，有時說“即心即佛”，有時說“非心非佛”，誰能把他的話統一合乎經典？

校對《禪海蠡測》及語譯稿時，老師引用了《楞嚴經》：“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”這句話，但把第四句“見不能及”說成了“非見所及”，於是就照經典改了。類似的不同還有幾處，都改了。

後來改到四禪八定時，老師說的是：

空無邊處定

色無邊處定

識無邊處定

非想非非想處定

很多經典，沒有“色無邊處定”，而有一個“無所有處定”。

把“色無邊處定”取消，加上了經典文句以後，不知何故，我心中浮起了猶疑和不安。憶起 1970 年禪學班的時候，老師說的是“色無邊處定”，1973 年講禪學講座時也是如此講，一直到 1977 年老師審閱語譯稿時，仍然是“色無邊處定”，難道老師都是口誤嗎？

夜夢乍醒，忽然想到整理老師所講《瑜伽師地論》的一幕(2011

年)，當時把老師所講五方佛改成了經典中的說法，在我唸稿給老師聽的時候，也說明了一下改的原因。

豈知老師一聽，怒目瞪著我，一邊握拳敲桌子，大聲說：“照我說的寫！”

這一幕突然又出現在腦海，驚醒了我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想來想去，都是自己的愚蠢，不解師意。

“非見所及”不就是“見不能及”嗎？可見平日讀書都是死腦筋，不求甚解，只死抱經典，根本沒有活用，也不解其意。

再說四禪八定，自己連門在哪裡都不知道，為何認定老師說的不對一定要改成經典說法？目的只是怕別人批評罷了，反正自己也不懂！（真笨）

老師是禪宗澈悟的大師，也是被認定密宗各宗派的上師，老師不是經常說嗎，他是脫掉宗教外衣而說法的，在講《金剛經》時，老師開頭就說：“今日研究《金剛經》，先把自己觀念意識裡宗教的界限和形式放在一旁，然後再來研究《金剛經》的要點與精神，這樣才會得益”，要大家不要執著宗教形式，真理是普遍存在的，不是只在宗教中。

尤其是禪宗，氣吞河山，禪宗大師說：“舉頭天外看，誰是我般人”，那是遨遊天地內外的解脫自在。而現在，我們卻要給老師穿上和尚衣，坐在廟堂裡……我們是在局限，又矮化老師的精神和教化啊，怪不得老師總在倡導儒家學說，那是作人的基本，而我們，連基本的作人都有缺陷……

走筆至此，不免又聯想到一樁舊事，許多年前，老師的一位資深學生，說了一句話：“我是依法不依人”。那是當有人批評老師的時候。

老師的答覆是：“我的法怎麼啦？我這個人又怎麼啦？”

老師這句話是我親耳聽見的。

36 歲

2014 年 8 月 31 日，南老師所撰寫的《禪海蠡測》，經過久久的仔細校訂後，終於重新在臺灣出版了。是由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。

前一陣子我曾提到，為了校訂這本書，我們這幾個人——古國治、宏忍師、牟煉、彭敬，還有我，大家折騰得人仰馬翻。好不容易告一段落，書稿交給了出版社，哪知道又有些七葷八素的囉嗦事，問題出在登琨艷大師設計的封面上。

登大師的封面設計，是一個懷舊的理念，除了書名仍用原來的四個字外，又採用了一些舊書上的資料，更妙的是，把老師 36 歲那年的照片，放在封面上，因為這本《禪海蠡測》，就是老師 36 歲那年寫的。

我說的囉嗦事，就是這張照片引起的。



這張照片，老師穿的是西裝，還打了一個紅色領帶，猜想老師寫好了書，鬆了一口氣，照張相慶賀一番吧！那時拍攝彩色照片是很貴的。

不過，這張彩色照片，是在基隆詹阿仁先生開設的照相館，由詹氏親自拍攝的。而這位詹老闆，則是老師在基隆最早結識的道友。

老師 1949 年再次到臺灣後，初期就在基隆居住。有一天，一位本地

人士來訪，老師問他，本地有沒有對學禪有興趣的人，結果就引來了這位詹阿仁先生。之後詹老闆即與老師常相往來。

登大師設計的懷舊封面，特別是老師這張 60 年前的照片，頗有深意。但是，當出版社看到這張照片時，大概覺得太舊了吧！不免好意加以修飾，改造成像新照片的樣子。當然這是他們的美意和熱心，但卻違反了登大師的“思古之幽情”。

於是又反反覆覆，改來改去……反正，最後封面上老師的照片，是比較舊一點的，好像有些回憶往事的韻味。

而今，多年後，再讀這本《禪海蠡測》，仔細讀，用心讀，發現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，躍然於字裡行間。所以，這本禪宗的書，並不是一本普通禪宗的書。

令人驚歎的是，本書作者竟然是一個只有 36 歲的人，但卻在敘說著炎黃祖先的智慧和德業……回想自己的 36 歲，再想到千千萬萬人的 36 歲，我們何其有幸，能生在這個時代，能看到這本書……。

緊接著出版的，是本書的白話譯本，書名是《禪海蠡測語譯》，繁體字版在臺灣 9 月中旬前發行上市，分為上下兩冊，因字體較大，每頁字數較少之故。其實在大陸，簡體字版已由東方出版社先行出版了。

在新書出版之際，回憶一年前，從打字，查資料，校對開始，最辛勞的，除了前面提到的幾個人外，另外還有在臺灣的一個年輕朋友吳小佩小姐，她平日工作忙碌，但卻在下班後，參與將原稿輸入電腦的工作。我常常想，若非大家的協助，這本書是無法出版的。此刻，除了感謝他們之外，不免想到“上報四重恩”中的衆生恩，人生在世，離不開衆人的幫忙，一個人是孤掌難鳴的。所以老師常說，要多結人緣，更要多結善緣。

多字、少字與錯字

前不久，《禪海蠡測語譯》這本書，好不容易出版發行了，大家鬆了一口氣，正在高興之時，忽有讀者來消息稱，〈心物一元〉那一章中，有一句話翻譯錯了。當時嚇得我一身冷汗，因為我做這樁事是十分小心的，弄不清的地方，是問過老師的，如果我把意思了解錯了，難道南老師在審閱的時候也沒有看出來錯誤嗎？這一句錯的是：“創立了一心真如的生滅二門”，其中這個“的”字是不該有的。

這的確是個多餘的字，卻把意思弄錯了，本來把“的”字刪去就可以了，可是我心中大大的不安，這事太離譜了，究竟是誰的錯？雖是30多年前的事，但也要弄個一清二白，才會避免再錯。

幸虧原稿尚在，仔細核對，發現一個狀況，就是〈心物一元〉和〈禪宗與理學〉等章，在南師修訂原稿後，大概太雜亂了，所以又重新抄錄了一遍。再核對我寫的原稿，並沒有這個“的”字，而在抄錄時卻加了這個“的”字。

這個發現又嚇了我一身冷汗，因為出版前，在把稿子輸入電腦時，是用抄錄的稿子，而不是原稿。既然是抄錄的錯，也許不止一個錯，於是我就親自把全部抄稿，核對我所寫的原稿（南師修訂過的），一字一字對照下來，發現不止一個錯，另外還有好幾個。比如“自性”寫成“自然”，“光與聲均具自性”，寫成“均是自性”等。

是誰抄的稿子啊？回想南老師是在1977年閉關時審訂原稿的，於是我就去問古國治同學，因為南師當時是在二樓閉關，三樓是辦公室，四樓住有南一鵬和古國治二人，李淑君仍是早來晚歸的。

古國治看了抄寫筆跡，也認不出來是何許人，不過，他說，當時還有短期來幫忙的學生，其中還有一個人，偷了南老師所寫的一篇文章，是一篇有關雙修方面的文章。他是說弄丟了，當然老師也不許他再來了。

事情的過程到此，雖說是抄錄的錯誤，但是，在輸入電腦前，未將原稿與抄稿核對，卻是一個疏忽；又在書稿印刷前校對時，未能核對原稿，又是一個疏失。記得看到“自性”變成“自然”時，我還以為是老師改的，因為這個差別不大明顯。

總之，我們幾個人都為此慚愧不已，做事真不容易，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，都是損傷，所以南師常常告誡我們，文字事要謹慎再謹慎，小心再小心。

現在先將改錯附於篇尾，請讀者先行更改自己的書，再版時再行另加校對更正，現在只能說抱歉，再抱歉，請讀者見諒了。

勘誤部分如下：

（一）繁體版下冊 156 頁，簡體版 287 頁，“也是入於佛法及老莊”，應為“也是出入於佛法及老莊”。

（二）繁體版下冊 157 頁，簡體版 287 頁，“因為見到宋朝理學所造成的紊亂現象，回頭重新走漢學的老路”，應為“因為見到宋明理學所造成的紊亂現象，回頭重新走向漢學的老路”。

（三）繁體版下冊 166 頁，簡體版 293 頁，“也是常以理學的學理來解釋佛理”，應為“也是常以儒學的學理來解釋佛理”。

（四）繁體版下冊 200 頁，簡體版 314 頁，“佛法是要想通（了）方法”，應為“佛法是要想盡（了）方法”。

（五）繁體版下冊 203 頁，簡體版 316 頁，“而是自然呈現的”，應為“而是自性呈現的”。

（六）繁體版下冊 219 頁，簡體版 326 頁，“均是自性”，應為“均具自性”。

（七）繁體版下冊 232 頁，簡體版 334 頁，“創立了一心真如的生滅二門”，應為“創立了一心真如生滅二門”。